



朝霞万里

朝霞万里

(短篇小说集)

天津动力机厂工人写作组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朝霞万里

天津动力机厂工人写作组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5 3/8 字数 91,000

一九七三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七三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90,000

统一书号 10072·404

定 价 0.38 元

毛主席语录

文艺为工农兵服务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。

社会的财富是工人、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。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，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，不是回避问题，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，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。

目 录

暴风雨前后·····	1
轨道·····	65
三改火墙·····	83
新苗·····	90
任务·····	108
炉火正红·····	121
朝霞万里·····	130

暴风雨前后

定 局

狂暴的西北风，卷着棉絮一样的雪团，象脱缰的野马，横冲直撞。厂区大道两旁，一排凌空飞架的高压线，嗡嗡地吼叫着。

工具车间左侧，在高大的杨树下，有一间简陋的小屋，虽然显得单薄，却顽强地站立着，经受着暴风雪的严峻考验。

小屋的木板门，猛地一开，门前的积雪被推向一边。这时，前后脚走出两个人来。

“好大的风雪呀！”先出来的这个人说着把头上的皮帽耳拉下来。俩人兴冲冲地走在大道上，踏着厚厚的雪层，脚底下发出咕吱咕吱的响声，朝厂部会议室走去。

走在前头的人有五十多岁，宽脸盘，两眼炯炯有神，眼角上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。健壮的身子骨，结结实实。稳健的步子，扎实有力。他就是共产党员，装配钳工龚海峰。

紧跟在后面的青年技术员李健。他今年二十八岁，头戴蓝色棉帽，帽檐下闪动着一双精明的大眼睛，红朴

朴的长方脸上，总是挂着笑容。

他们是去参加讨论会。厂部召开的有关转子发动机的讨论会，已经进行三天了。

“龚师傅，依我看不管那些人如何反对，只要厂党委作出决议，那就是板上钉钉，我们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干一场。”李健右肩挂着绿色挎包，挎包里插着一卷图纸。他兴致勃勃地紧走两步和龚师傅并上肩。

“嗯！决议还要靠我们去斗！不过，就是斗出了决议，也不算是万事大吉了。真要是叫转子机出世啊，咱们还得准备多闯它几次风浪！”龚师傅说完，深情地看看李健。

“多闯它几次风浪……”

李健听完龚师傅的话，低头沉思起来。一年前，龚师傅对他也说过这样的话。当时，他并不理解。

一九六三年的春天，龚师傅和李健跑遍大半个中国，了解本厂生产的CY4发动机的使用情况。从调查中感到：随着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的飞速发展，迫切需要一种体积小，结构简单，马力大的动力机械。

在调查中，他们亲眼看到，解放军某部雷达站的战士，为了把笨重的CY4发动机运到一个孤岛的山顶上，整整花了半天的时间，还出了一起工伤事故。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他们：世界上还有帝修反在兴妖作怪，如果帝国主义一旦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，到紧要关节时出现这种情况就会贻误战机。他们一连几天都没吃好饭睡好

觉，觉得有副沉重的担子朝肩上压来。

“外国正在试制一种轻便的转子发动机，咱们是否能试制一下呢？”苦闷了几天的李健把想法跟龚师傅说了，龚师傅满心高兴。

在调查回来的途中，他们研究了试制方案和准备工作。李健不管是在轮船上和火车里，根据掌握的一些资料，就开始画起草图来。

龚师傅看着他画图，一面鼓励他，一面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李健哪！搞转子发动机可是个新路子，路是曲折的，需要我们拚全力去闯。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准备斗争到底，……多闯它几次风浪……”

活生生的事实，已经证实了龚师傅这些话——还是龚师傅看得远哪！

一个旋风卷着雪团，劈头砸来，打断了李健的回忆。他跟着龚师傅顶风冒雪，大步向前……

他们刚到会议室，不大工夫，人们陆陆续续地涌进来。看来今天的会一定很激烈，会议室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。

主持会议的副厂长黄林，看了一下手表，时针正指九点。他站起来，轻轻地敲了几下桌子：“同志们静一静，现在开会啦！”

一阵激烈的争论过去了，现在是使人难受的沉静。人们看着桌子正中平铺着的转子机轮廓草图，在思考着

自己的意见。

李健不时地把焦急的目光，投向黄林身旁的总工程师徐文轩。可是说也奇怪，在会下有千般理由反对搞转子机的徐文轩，今天却迟迟不发表意见。

过了一会，李健再也沉不住气了。“唰”地一声，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，刚要写个条子给徐文轩请他发表看法，副厂长黄林却替他开了腔：“下面请徐总工程师发表意见。”老黄说完，那方脸膛上泛起满有把握的微笑。

瘦长的徐文轩，慢慢腾腾地打开黑皮包，抽出几张外文资料和一些零星图片，往桌上一摊。

人们的目光，集中在徐文轩的身上，等待他的发言。

徐文轩漫不经心地翻弄着资料，慢吞吞地说：“我已和科技情报研究所联系了多次。但是，目前我们能够得到的国际上有关‘汪克尔’发动机的资料也就这些了。然而，除了这些广告式的零星材料，其它有参考价值的东西一无所得……”

“徐工程师，您最好直接了当点儿。”坐在徐文轩对面的龚师傅，皱了皱浓眉，沉稳地插了一句。

徐文轩扶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，微微地摇着头，伸手敛起桌上的资料、图片，慢慢地塞进皮包里。他终于亮出了自己的观点：

“看来，目前在世界上只有几个技术发达的资本主

义国家在对‘汪克尔’发动机做着探索性的试验，也就是说，这种发动机仅仅是六十年代，乃至七十年代，世界尖端技术领域里的论题。

“由于历史所造成的差距，我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几十年。我们最好面对现实。我个人认为，B42型发动机从各方面来讲，都是比较接近我国现今技术水平的设计方案，比现在CY4型发动机马力大，优点多。因此，我看应该主攻B42。否则，抱着转子机蛮干下去，毕竟是铤而走险。”

“铤而走险是嘛意思？”

“B42要搞，转子机更要搞！”

“这也怕，那也怕，我们只好跟着人家屁股后面爬！”

徐文轩的发言如同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了一块石子，涌起了一股波澜，激起了很多人的反对。

徐文轩提出这个意见，是有原因的。三年前他发现一些有关转子发动机的资料，看出了这种机器结构简单、马力大、体积小的特点，如果搞成了技术上大有前途，个人也增加声望，于是便自己关在小屋里秘密设计。他用了两年的时间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鼓捣出来了。但是，用电动机只带了两分多钟就失败了，后来又多次进行了小修小改，结果发动机不但没发动起来，反而被心脏里的三角活塞给打散了，从而也打碎了他心中的希望。他怕别人知道，悄悄地收了场。他放弃搞转子

机的念头后，就着手对CY4发动机进行改良，设计出一种B42型发动机。他想：如果B42试验成功的话，对自己来说，也不愧为工程师的称号。

徐文轩听说龚师傅他们要搞转子发动机后，心里觉得不得劲。他暗想：转子机好不好搞我是有亲身体会的，你老龚有多大本事？李健又占有多少资料？连我都搞不下去的东西，你们却要出出风头，真是“坐着飞机吹喇叭，响(想)得高”。他逢人便讲：“转子机是现代科学技术尖端，不能轻举妄动的，搞转子机不如主攻B42。”

龚师傅听着徐文轩的发言，越听越觉着不是滋味。他一向很沉稳，可是今天却有些激动了。他“嗖”地站起来说：“徐工程师，按你的说法，咱落后西方的几十年，就永远是几十年了吗？这个差距就无法补救，无法追回了么？”他稍微停了一下，看看周围的人们，感到那一张张充满信心的脸庞，在鼓舞着自己。他伸开手掌，双手有力地一合，继续说道：“时间的差距，我们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，用自己的双手把它缩短，我们不仅要赶上西方资产阶级，我们还要超过他们。”龚师傅说完，扭身从李健的挎包里抽出一张照片，举起来向四周晃了晃，激动地说：“同志们，这是建国初期咱厂造的我国第一台柴油机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当时，国内外的反动派，千方百计地想卡住我们。我们没有屈服，没有被困难吓倒。我们遵照毛主席‘自力更生’，‘艰苦奋斗’的伟大教导，在破烂摊子上闹革命，硬是把柴油机造出来

了。难道我们今天就让转子机给吓住了吗？为了给社会主义祖国争光，为了跟帝修反争时间，不管有多大困难，一定要把转子机造出来！”龚师傅那宏亮而激动的声音，拨动着每个人的心弦，震动了整个会议室。

会议室里沸腾起来了。人们看着那张照片，回忆着，议论着十几年前，艰苦创业的动人情景。只有徐文轩的脸上，流露出一种不屑继续争辩的神色。

“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嘛！不过，有一点我要申明一下，为了对国家负责，我还是希望大家慎重考虑后果。感情是不能代替科学的。”徐文轩说完往椅背上一靠，从烟盒里拿出两支“恒大”香烟，想给老黄一支，见老黄从烟荷包里拿出装满的烟斗，他只好把手里的香烟放在桌上。

黄林慢慢地吐出一缕缕白烟，烟雾蒙蒙地在眼前浮动缭绕。说真的，这些天来，黄林的脑袋里，让这件事挤得满满当当。各种不同的意见一古脑朝他涌来，就象一团理不清的乱麻，没有个头绪。CY4发动机要大批增产，还要试制B42，突然又冒出个“转子”。这一连串的问题，就象一座座小山，堆在了面前。究竟先抓哪一项？是谁说的有理？黄林觉得自进厂以来，还是第一次遇上这样棘手的问题。

龚师傅和李健前几个月就提出要搞转子机，但是，厂领导内部争论很激烈，所以一直拖下来。

总工程师徐文轩是坚决反对的一个。他在黄林的心

目中，占有相当的地位。是啊，徐文轩出过国，留过洋，见得多，看得广，是有三十多年经验的内燃机专家，他的意见是带权威性的。别说他反对，就是赞成的话，在一缺资料，二少设备的情况下搞转子机，他心里实在是没有底。

然而，这些天来，工人们三番五次地找到厂部，要求厂领导认真考虑龚师傅他们的建议；有的人还贴了大字报，质问厂领导为什么至今不做答复。老战友田军为此还批评过自己。

一直举棋不定的黄林，已经感觉到再拖下去是不行了。所以，召开了这次马拉松式的讨论会。而且，无论如何是要在会上表态的。

黄林想着想着，突然把几大本厚厚的指标计划表，从身边的椅子上端起来往桌子上一放：“搞转子是个新事物，我不反对，不过请大家看看这些数字。今年的CY4要突上去，上级下达的指标一台不能少。因为它关系到军工、国防和各项国民经济建设的全局。有多少人都在瞪着眼睛看着我们柴油机厂，他们急需的是CY4发动机！”

“是呀，国家确实很需要CY4发动机。”坐在会议桌尽头的党委副书记田军，一直静听着大家的发言，这时接了黄林的话茬。田军用手理了理头上的花白头发，由于屋子里很热，顺手又解开了风纪扣，严肃沉稳地说：“但是国家更希望我们给内燃机来一场革命，希望

我们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双手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，造出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产品，去填补我国内燃机技术的空白。”从田军干脆利落的语调中听来，他显然还保持着军队干部的作风。田军看看龚师傅，又看了看黄林。然后向大家说：“搞转子机，困难是少不了。但是，任何新生事物都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。只要我们坚定信心，共同努力，一定能够克服种种困难，达到胜利的目的。就拿我们第一台CY4发动机来说吧，方才龚师傅说了，当时的困难就不用提啦。那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一个破烂摊子。美帝国主义头子杜鲁门、艾奇逊之流，公然说我们不向他们乞讨，就不能活命。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就是有骨气，不听他那一套，硬是造出了柴油机，给了他们一个有力的回击。这个可以让老黄同志给大家说说，他和龚师傅都亲手干过。”田军说完，微微笑着，善意地看了黄林一眼。

田军“将”了黄林一家伙，黄林的脸腾地红了起来。这时黄林内心矛盾的可厉害了，转子机确实是一种先进的东西，可是，能不能搞成，又确实没有多大谱。再说一搞转子机，必定会牵扯别的任务；不搞吧，工人人们的积极性又这么大，看来，再压也压不住了。最后，他拿定了主意，一按桌子站起来说：“转子机暂定龚师傅、李健再配备两个技术员、两个工人，先试着干。B42照常试制，至于怎么安排，等党委讨论后和徐工程师具体商定。”

人们沸动起来，个个都是喜眉笑眼，有的人高兴地拍着巴掌，也有的人高声请战。一片欢笑声，好象要把会议室胀裂似的。

欢笑声象是有意向徐文轩袭来，他闷闷地把手里的大半截香烟按在烟碟里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强制自己平静下来。心想：“说可以说，真要干起来就不那么简单啰。我这个搞了三十多年内燃机的老手都失败了……”他摘下了眼镜，用手绢慢慢地擦拭着。没想到就在这时，田军突然点到了他：

“老徐同志，还有要说的没有？”

“我，嗯——没有什么了，既然决定了，就试试看吧。”徐文轩头也没抬，照旧擦他的眼镜，“不过试验室目前还建不起来，那就只好等一等了。”说完他带上眼镜看了看田军。

“试验室我们已经选定了。”龚师傅站了起来。

“选定了？在哪儿？”徐文轩楞了。

“那就是！”龚师傅扭身朝窗外一指，大家顺着龚师傅指的方向看去，徐文轩也站起来，探着身子，望望窗外，找了半天，才发现原来是工具车间左侧那间装废料的小木屋。他长长地嘘了口气，喃喃低语道：“这未免太……”这句话还没说完又摇了摇头，“这简直是在演戏。”

“演戏？！可是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，就是要在‘自力更生’、‘艰苦奋斗’的舞台上，表演

出威武雄壮的剧目来……”田军为这次会议做了总结性的发言。

反 复

黄林开完党委会，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。他心绪烦乱地看了一眼桌上堆着的一摞报表，从口袋里掏出烟斗，装上一撮烟丝，还没划火柴，又把烟斗插进烟荷包里，扔在了桌上，今天看着心爱的烟荷包也引不起高兴。拉开抽屉，拿出一包香烟，抽出一支，点着，边吸边想：

转子机这场风波不会很快平息下去，事情还可能越闹越大。

转子试验小组的工作，已经进行两个多月了，连个眉目也还没有。龚海峰他们坚持一定要搞到底。照此发展下去，将落个什么结局？

黄林想着想着，拿起钢笔要写什么，但又放下了。这时，门轻轻地被推开，徐文轩走了进来，见黄林坐在办公桌前楞神，叫了一声“黄厂长”，用身子把门倚上。

黄林猛一抬头，见是徐文轩，就指着对面的椅子说：“坐，坐。”

徐文轩没坐在椅子上，往后退了一步，闷闷不乐地靠倚在沙发上。

黄林拿出一支香烟，扔了过去。

徐文轩点着烟，沉了片刻说：“B42发动机的图纸已经发下去了，马上可以试制，不过，因为搞转子牵扯了力量，可能使B42要延长时间。CY4 嘛……黄厂长，说实在的，这样下去……”徐文轩吞吞吐吐地说了半截又咽下去。

“老徐，你怎么说话一点也不痛快！”本来黄林在党委会上和田军因为转子机的问题谈崩了，听了徐文轩的话，心里更是窝火。他皱了皱眉头，站起来，在屋里来回踱着。他走到徐文轩的跟前：“你是不是到李健那儿，看看缸体行线图画得怎样了？”

“唉！我去也是枉然哪，这种图复杂得很，没点真功夫，是不好问津的。”徐文轩看看黄林：“我看他们真有点胡来，我搞了这么多年的内燃机，还从来没见过缸体图没画出来就先动手干心脏零件。这不仅是空前的，恐怕也是绝后的。他们非要一意孤行，后果真不堪设想呀……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只得随波逐流听之任之了。”

“不，那怎么行呢！”黄林听徐文轩那样讲，觉得不能不管。

“是呀！咱们都是搞工业建设的，应该讲求实际，‘汪克尔’发动机的缸体行线和三角活塞外包络线是设计中的主要关口，别说是他们……”徐文轩摇了摇头，站起来，走到桌子跟前说：“最近厂里众说纷纭，有人讲老龚他们是在沽名钓誉，还有人说厂领导有‘大少爷’